

韩国千姓后裔万里寻根 40人获中国荣誉镇民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图

核心提示

2009年4月份,登封市颍阳镇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40名韩国籍千姓人前来寻根祭祖。颍阳镇政府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非常热情,彼此之间进行了友好沟通。最后,颍阳镇政府决定授予这40位韩国籍客人为“颍阳镇荣誉镇民”并为他们颁发了证书。

中国、韩国,两个相隔万里的国家,40名韩国人缘何会不远万里来到登封市颍阳镇寻根祭祖?千姓与颍阳镇有何联系?颍阳镇政府为何会授予他们“荣誉镇民”的称号?韩国千姓后代寻根又经历了哪些艰难?寻根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对此,记者近日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千姓根源地缘何无姓千人

河南登封市颍阳镇,这个原本属于农业乡镇的地方,近年来伴随着文化热,这个看来和其他乡镇并无特殊之处的小乡镇却拥有着丰富的厚重文化历史。

在颍阳镇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就是,如今颍阳镇没有一户姓千的人家,但是“千”姓的根源竟是在颍阳镇。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颍阳镇有个名叫“安寨”的村子,著名的明朝将军千万里就曾生活于此。如今的安寨村,至今还存在着一些错落有致的老宅院,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默默地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今年已经83岁高龄的宋植芝老人,可谓是个“颍阳通”。他在韩国千氏后裔寻根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没有宋植芝老人的努力,至今韩国千氏后裔可能也完成不了祖先的夙愿,也不会有今天的寻根祭祖。

采访时,宋植芝告诉记者,近年来韩国千姓后裔来登封市颍阳镇寻根祭祖了很多次,第六次在安寨村玄都观石碑(大宋真宗淳化



由此碑的记载发现了千氏根在颍阳镇



韩国千氏后裔寻根团 (资料图片)

碑上)发现有千姓踪影。当时考虑,既然有千姓,为什么现在没有一家姓千的?正当人们疑惑时,宋植芝找到了以前记载的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仔细的查找,最后在玄都观石碑上发现安寨这个村原名叫姜左村。根据史料资料分析联系到清朝同治九年,洛阳、郑州等地遭遇特大水灾,山洪暴发,水灾非常严重,很多住在河边的村民,大部分被大水冲走了。以前村民都是住在河边窑洞里,因为窑洞冬暖夏凉,睡在里边非常舒服。自从那次大水过后,村民害怕再发生水灾,当年搬走了很多人,还有的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他们就迁移到崖头上盖起了房子,由于崖头地势比较高,不容易被大水冲走,当时有这种说法上边比下边平安。几年后,村民确实不再因为水灾的事情发愁了,每家每户过得都非常和谐、平安。有人提议就把这个村命名为“安寨”。这就是安寨没有姓千的原因,那些搬走的村民再也没有人回来过。

据有关人员调查,千姓在中国很少见,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千村有600余年的历史,如今2000多名千氏子孙同住在一个村子里。登封颍阳的明将千万里将军是落籍朝鲜半岛的千姓第一人,现在只有千氏单一本贯。

千氏旺族发展的背后

据《清官旧事》一书所载,千氏始祖名杨

腾,原为西域羌族部落中的一员大将,勇健多谋,后汉建安中(196-219),占仇池方圆百顷地而立国,自号“百顷氏王”。至三国一统,“百顷氏王”王位,迁徙入西蜀,改杨姓为千姓,从此四川有了千姓。后子孙零星散落,生息于四川、云南北边山区。其间,汉有一蜀郡都尉名千献。

颍阳镇镇史办主任栗小杰对记者说,朝鲜半岛本无千氏,明将千万里是落籍半岛的千姓第一人,《大明遗民史溯源补遗》认为,千氏始祖千岩诞生于中国元朝至正十年(1350),明洪武元年(1368)武科及第,因出生地为四川(今四川西)终南山高峰万切岩,故赐姓千,名岩。千岩后裔居颍阳,在朝廷世代为武将,地位显赫,因此韩国千氏以颍阳为本贯。颍阳千氏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应朝鲜王朝请求,明王朝任命大将李如松为总指挥使赴朝支援。随军总粮官兼总督千万里领携二子千祥、千禧率铁骑两万作为后勤保障。由于千万里出色地完成任务,使明军在平壤、郭山、东莱等战役中大胜日寇。5年后,在丁酉战役中,他率军在蔚山、樱山等地三战三捷,战功卓著。

战争结束后,千万里被朝鲜宣祖录为一等功臣,任正一品资政大夫,封光山君,并在朝鲜王的一再挽留下,定居半岛。千氏及子孙落籍朝鲜半岛后,定居花山(今庆尚北道永川市属面),其以中国的世居地颍阳(河南登封颍阳)为本贯,千氏子孙在朝鲜发展很快,成为名门望

族。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千氏已有23184户,97412人,97个本贯,在274个姓氏中排第53位,成为较大姓氏。

如今,在韩国政坛,活跃着一批“颍阳千氏”。前国防部长、情报部长千容宅,前法务部长、国会议员千正培,前部长千炳奎,福利部长千命基,韩国驻英大使、朝核六方会谈韩国代表团团长千英宇,青瓦台总统府发言人千皓宣等。

千姓在韩国是一个贵族,千氏子孙一直以中国的世居地登封颍阳为本贯,奉千万里为始祖千岩为始祖。千万里因其战功显赫,后来被封为千,人丁兴旺。据了解,千氏家族通过400多年的时间,到目前繁衍到22万人世代传承着中原文化。

千氏后裔不辞万里来寻根

韩国千氏后裔寻根问祖少不了宋植芝老人,已八旬高龄的他曾经在颍阳镇政府当了多年秘书,退休后一直在镇里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帮忙。据宋植芝介绍,韩国千氏后裔自1985年以来,每年来颍阳寻根问祖者不乏其人,但由于地方志及实物欠缺,无从考究均无果而返。

宋植芝回忆起韩国千氏后裔寻根时说:“韩国千氏后裔寻根多达12次,第一次是1985年沈阳药科大学教授千方松和亲属三人来颍阳寻根问祖,作为镇里的接待人员,我热情地接待了千方松教授。虽然千方松在沈阳的大学当教授,其实是韩国人,是千姓的后裔,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自己在中国的根。千方松等人最终没能找到千姓线索,临走时他带走了一本颍阳乡志拿回去研究。1996年7月韩国人带着翻译来寻根问祖,还是没音讯。”

韩国千氏后裔费尽千辛万苦,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寻根,在一次次一次次失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他们的信念。他们这种永不放弃、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宋植芝老人。

在了解到韩国千姓人急于寻“根”的情况后,他就把这个“活”揽了下来。他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经常骑着自行车在颍阳的多个村子转悠,希望找到关于千姓人家曾经在这一带生活居住过的记录。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直到2007年5月的一天,宋植芝在安寨村一名姓张的村民院子里,发现了一块碑刻,上面赫然写着多个千氏的名字,虽然年代久远,但以证实许多年前,这里曾经居住过姓千的人。经颍阳镇政府与韩国有关千氏后裔考证,最终确认颍阳镇安寨村为韩国千氏祖居地。

宋植芝说:“通过韩国人几年的寻根问祖,‘慎终追远,不忘根本’的精神体现了韩国人不忘本的高尚品质及不怕艰难困苦崇高精神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时促进了两国的默契,使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民族文化有了新的了解。”

千姓搭建起中韩两国交流平台

登封市颍阳镇孙卫杰镇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在中国,韩国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韩国千姓后裔万里迢迢来颍阳寻根多达12次,充分体现了韩国千姓后裔的执著毅力,他们这种精神也使我们深受感动。”

2008年,以韩国驻英大使千英宇为团长的韩国颍阳千氏中央宗亲会参访团一行16人,不远万里回到千氏故里,受到了颍阳镇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颍阳镇镇长孙卫杰向代表团团长千英宇赠送了“故里金钥匙”,同时向各位代表颁发了“颍阳荣誉镇民”荣誉证书。在欢迎仪式上,登封市原副市长余遂盈致词:“千姓后裔来颍阳寻根,不仅是对千万里将军的深切怀念,而且还是千姓忠孝家世的一脉传承,将来是促进两国交流发展象征。”千姓参访团一行还瞻仰了玄都观,颍阳安寨村当地群众还向客人赠送故里神土圣水。

代表团团长千英宇先生表示,今后会竭尽全力为登封乃至河南与韩国的交流作出贡献。

参访团中一位千氏后裔,开玩笑对孙卫杰镇长恳求道:“我以后退休了能不能归根到这里,并且给我份田地,过过以前自己祖先的日子,好好体验体验。”

采访时孙卫杰镇长告诉记者:“通过归根认祖,可以看出颍阳镇的历史悠久,同时做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事宜,并把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与韩国方面进行对接,吸取好的方面进行互相学习。”



千氏根在颍阳镇

新闻时评

追账讨债与信用管理 岂能“天人合一”?

提高门槛、降低额度、严格审批,近几年商业银行为“跑马圈地”的信用卡发行模式,终于有了踩刹车的迹象。针对信用卡风险的进一步加大,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信用卡业务的通知》,商业银行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或多或少减缓了“圈地”的速度。(8月9日《华夏时报》)

从早期的跑马圈地,重发卡轻审核,一味以发卡数量作为衡量业绩的指标,到现在的提高门槛、严格审批,同时想方设法追讨债务减少坏账,尽管银行此举更多被动意味,但至少是在银监会的监管之下,向重视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正确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人力所限,很多银行都把信用卡催收业务外包。据新闻报道,包括建设、华夏、民生等在内的不少银行都把这项业务外包给了某外资信用管理公司。这就不能不让人疑惑了,这些第三方公司是否具有催收债务的合法地位,银行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提供给这些公司是否有泄露隐私之嫌?事实上,这种质疑之声已经相当普遍。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在我看来,同样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承担了讨债业务的信用公司还能够秉持信用管理的中立性吗?

当然,广义的信用管理并不排斥商账追收职能。然而,在成熟的信用管理体制下,信用管理的各项职能是有条件地相互制约的,也拥有相应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障。而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置之于现实,信用公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方面直接从事用户债务追讨,一方面又对用户进行信用管理,其科学性和权威性如何保证?

记得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新闻:某用户向银行申请贷款,却被银行告知存在信用污点,不予批准。详细核查之后才发现,原来该用户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单位集体办过银行信用卡,卡都不知在哪了,却因为未及时缴纳信用卡年费而被记录下了所谓的信用污点。这在当时就曾引起过舆论的强烈质疑,明明是银行方面滥用信用卡,却要由不知情的用户承担信用污点,信用系统的透明性何在,真实性何在?

信用体系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尽快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的呼声也很大。但是我们不可以善意地认为,我国的信用体系迟迟没有全面公开而仍然处在建设之中,正是为了让这个体系更加完善更加可靠。但是很显然,如果其中最基础的信用采集工作只是由银行或者与银行有着密切业务联系的机构完成,而撇开用户以及社会的监督,这个体系的权威性难免让人怀疑。

未来社会中,信用就是个人的通行证,信用体系建设意义巨大,所以我们更希望,信用管理健康规范而不要一开始就走入歧途。很显然,这个问题远比信用卡债务追讨本身更加举足轻重。 刘楚汉

目睹“兵多将广”之怪现状

目睹机构臃肿之怪现象,人们已有审美疲劳之感。不就是一味地臃肿吗?不就是机构越精简人越多吗?但若看了湖南湘潭行政机构臃肿之奇状,恐怕还是会阵阵心惊。一个小小的交通局,有干部职工1868人,农业局,有干部职工955人。开科级干部以上会议时,礼堂黑压压一片,有1500人左右。有干部笑称“原来我们县有这么多领导干部。”(8月11日《成都商报》)

当真是“兵多将广”,多么可笑可羞的“兵多将广”,这可“兵多将广”,和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善没有关系。“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老话告诉人们,现实状况告诉人们,“兵

多”,是人浮于事之代称,“将广”,意味着遇事相互推诿,谁都不作为,谁都不承担责任。不办事时,有好好处,到处都是人,真办事时,不是找不到人,就是踢皮球。行政效率因机构臃肿而降低,经济发展也就会被拖后腿。它们之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关系,只要不眼盲,谁都能看到。

人多了,怎么吃饭就是个问题。湘潭国土局有资料称,2007年未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前,该局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经费出现严重缺口,个别站所为解决经费不足,出现

了越权批地、超标收费现象。服务理念、服务行为异化为越权、违规等,这是机构臃肿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精简机构,可每精一次,简一回,有权有势的人就会施展本领,近亲繁殖,不断突破各种规定进入,机构变得比先前还要庞大。这样的恶性循环只带来一个产品,就是糟蹋纳税人的血汗钱,增加更多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

行政机构持续臃肿,难约束,如水行地,如风追马,人们徒唤奈何。行政成本如摊大饼一样不断加大,受害受苦的还是那些老实本分的纳税人。这个道理,就是强行把机构搞臃肿的人也会知道。 伊文

市场经济不能容忍商业贿赂

8月1日,国内媒体刊发了《全球不干脆巨头被曝在华贿赂地方官员获警方合同》一文。日前,当地的艾利丹尼森公司美国总部发表声明予以承认。据悉,该公司旗下的中国公司为了获得订单,曾数次以巨额资金向中国相关部门行贿,并得到了利润丰厚的合同。美国总部发现了少数员工的可疑行动,在经过调查后即向美国证交会和司法部报告了这些违法行为,并愿意接受2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8月10日《重庆晚报》)

又是一起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事件,此前,朗讯、德普、西门子等相继案发。无一例外,这些公司都在本国依法受到重罚,其中西门子最终被判罚13亿美元。艾利丹尼森案让国人称奇的是,它竟然老老实实地去自首。有专家说,其根本原因在于害怕美国《反海外贿赂行为法》这一非常严厉的律法。这部颁布于1978年的法律对本公司在国内、国外腐败都做了约束。这些事实表明,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贿赂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的无比珍视。

在印象中,跨国企业一向以注重商业伦理为标榜,在本国也确实规矩,现在却在中国屡屡失节,轮番登上中国商业贿赂榜单,更有研究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何以如此?有跨国公司诉苦说,在中国不行贿根本就拿到订单。虽然此言有夸张之嫌,但也不得不承认,商业贿赂在我国普遍存在,不论企业之间,还是企业对政府部门都是暗流涌动。在商业贿赂潜规则盛行之下,受获利冲动的驱使,跨国公司的商业伦理终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

最令人揪心的是我们对商业贿赂的态度。在商界,很多人对商业贿赂相当友善,根本不把它当做是违背商业伦理的事情而羞愧。而在法律上,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商业贿赂法》,尽管商业贿赂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尽管民间立法呼声日高,但始终不见动静。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对商业贿赂有所涉及,但都失之于粗糙空泛,犹如拳头打在棉花上。正是法律的宽松无力,商业贿赂愈演愈烈,连跨国企业也随大流卷入。市场经济最讲公平竞争,而商业贿赂无疑是对公平竞争最大的破坏。正因为此,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商业贿赂毫不留情,都制定完备、严厉的法律打击商业贿赂。我们正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希望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名正言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培育基本的商业伦理规范显然不可或缺。另外,商业贿赂腐败化权力和官员,而权力和官员的腐败又加剧商业贿赂,因此,反商业贿赂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李建华



漫画 交钱入编

湖南湘潭县环保局进人有潜规则——收“押金”一两万元,该局现在的干部职工竟达

到117人。其中多人不上班照拿工资。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该局实际编制只有20多人,超编人数约80人,经费除了财政拨款,就是收费(8月10日《成都商报》)。 刘道伟



“新娘”只爱彩礼钱

打了大半辈子光棍的58岁北京密云农民张某,没想到会娶到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姑娘。但他更没想到的是,“闪

婚”当天新娘就不辞而别,自己竟然遇上了专家彩礼的感情骗子。张某怎么不想想,姑娘异乎寻常地“一见钟情”定下这桩按管理当属“懒政”巴属罪恶,要是为了一致的私利,联手对消费者实施潜规则,那消费者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潜规则可怕,最可怕之处,即在这里。 今语

消费潜规则的可怕之处

如果你在消费中遭遇潜规则,会怎么样?维权?忍了?近日,一项调查显示,高达78.0%的人面对潜规则时选择“忍了”。(8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调查还显示,99.4%的人曾消费潜规则吃过亏,消费者易遭遇潜规则的领域依次为:餐饮住宿、商品销售、旅游娱乐、医疗服务、装修物业、教育培训、美容美发等。吃了亏,还要忍,这当然表现遇事能忍则忍的一般国民性格,但是,现实语境中的忍字,还有它特别的难言之处。这种忍,是不情愿之忍。忍,是因为多数时候维权的成本太高。就是说,消费者遇到潜规则,不能较真儿,不敢较真儿,别人的经

财力上的不对等,还有信息占有上的不对等”。商家处处显示话术优势,行为不规范却得不到有效抑制,而消费者即使有正当诉求,也得不到伸张。潜规则侵犯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已如水银泻地,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既奇怪又不奇怪,潜规则泛滥,往往有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的纵容甚至推动。就是说猫不但不逮耗子,还要帮助耗子。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懒政”巴属罪恶,要是为了一致的私利,联手对消费者实施潜规则,那消费者只能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潜规则可怕,最可怕之处,即在这里。 今语